

通鑑紀事本末 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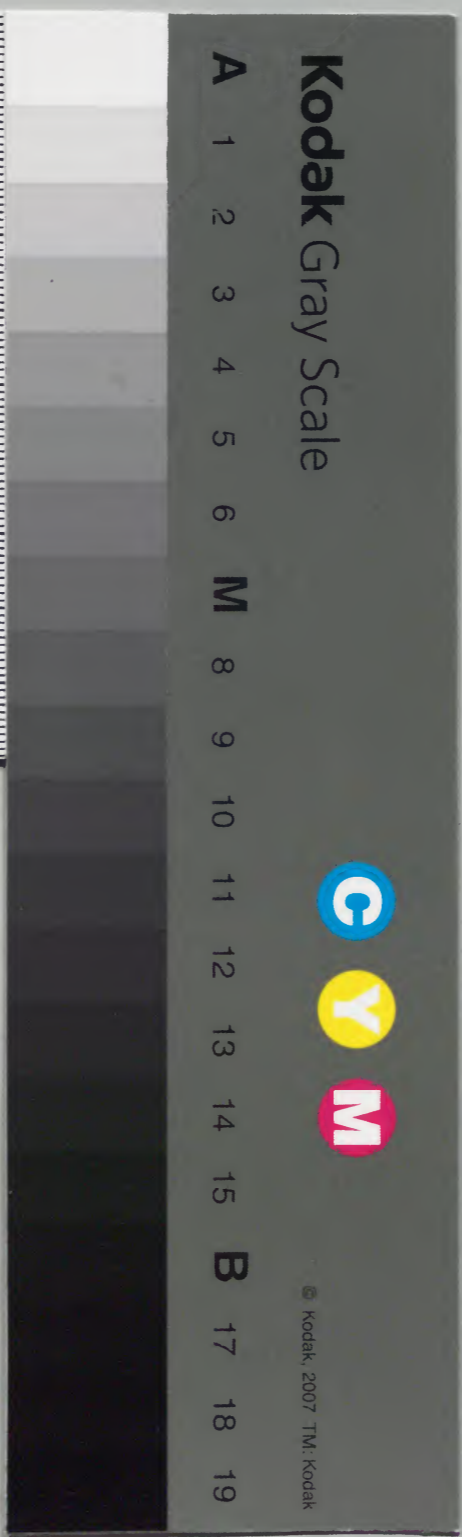
創裕 創裕 創裕
 後秦 後秦 後秦
 秦 秦 秦

漢書門類
 漢書門類
 漢書門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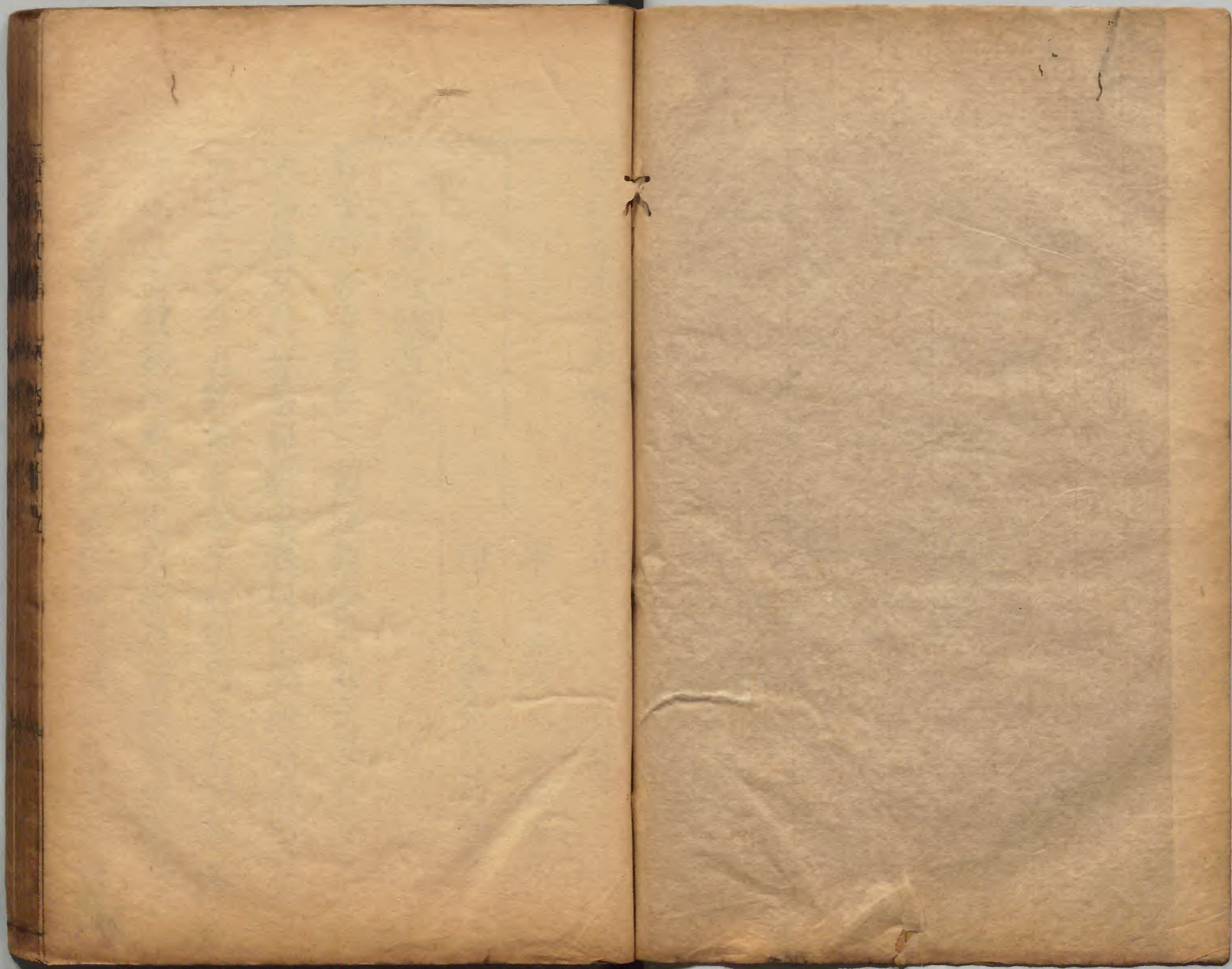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二〇一	一三九一	六四三
函號	二二〇一	一三九一	六四三
架	二二〇一	一三九一	六四三
冊	二二〇一	一三九一	六四三

內閣文庫	漢	二二〇一
函	漢	二二〇一
架	漢	二二〇一

內閣文庫	漢	2201
冊數	64	(25)
函號	285	4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建安袁樞編次

太倉張溥論正

蒙遜滅西凉

淺草文庫

晉安帝隆安四年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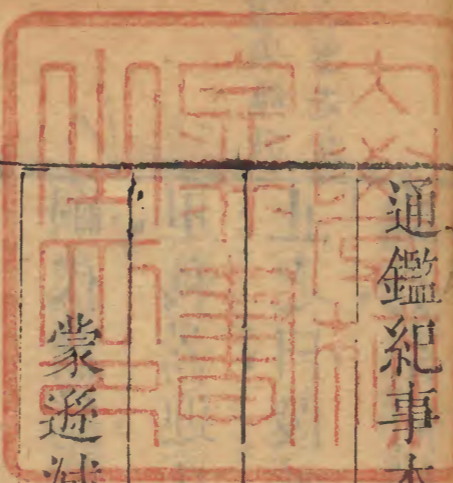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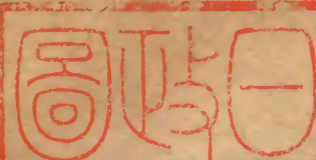
與郭曆及同母弟郭焯宋繇同宿曆起謂繇曰君當

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駟馬生白額駒此其

特也及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宋繇事北

涼王業為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翌郭謙沙

郭曆預知李
暠宋繇功名



大遼宋絲勒
高擊走索

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嵩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嵩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嵩曰：「段王無遠畧，終必無成。兄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嵩乃從之。遣使將命於業。業因以嵩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嵩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嵩為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嵩迎已。嵩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已，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禽也。嵩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嵩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嵩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欲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嵩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嵩。進嵩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嵩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嵩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虜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

業殺嗣

嵩叛推李

不建年但稱庚子
元年

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

諸城

沮渠蒙遜破
王德

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
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
北京自稱河州刺史北京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
焚城將部曲犇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
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暠立子歆為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

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

奉表詣建康 秋九月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

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

涪以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

遂遷于酒泉暠手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

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

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

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

雖未能息民然舍垢匿瑕朝為寇讐夕委心膂粗無

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

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子從政之道

高敗于蒙遜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高戰敗城守蒙遜引還

蒙遜敗李歆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高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高結盟而還

高遣歆望敗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高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高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承明勸高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高伐河西王蒙遜高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高疾卒命繇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高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高卒官屬奉世子歆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

欽大破蒙遜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十九
興尊欽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謚曰武昭王，廟號太祖。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欽。欽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欽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欽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欽遣使來告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欽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欽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欽為都督七郡諸軍事。

鎮西大將軍酒泉公

張顯正稱正
欽不悅

恭帝元熙元年，涼公欽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為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畧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倖縱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

通鑑綱目 卷九十九
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爲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汜稱上疏諫曰。天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三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旣爲涼州。不撫百姓。專爲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爲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弑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異之大者也。今變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宋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爲都督高昌等七郡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爲安西大將軍，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亶。旣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爲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與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

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二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巴克浩亶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

歆欲襲蒙遜
宋繇張體順
切諫尹太后
止之皆不聽

款敗復戰為
蒙遜所殺

李翻等犇敦
煌
蒙遜用宋繇

蒙遜娶尹太
后女為牧犍
婦

宋承張弘裕
李恂入敦煌

蒙遜攻敦煌
宋承降恂自
殺

酒泉、款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款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頌，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犇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娶其女為牧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李恂。冬，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犇涼，與承等惟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眾二萬攻李恂於敦煌。三月，河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宋承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子弟寶、囚于姑臧。

張溥曰：綱目于晉安帝義熙元年書西涼公嵩遣使來上表，三年復書。是時天下無君久矣，有一人知尊正統者，則特書嘉之，所以存天王黜

僭國也。李昶者，漢李廣苗裔，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嵩，少好學，長習武藝，誦孫吳兵法，郭麇預知其當有國土。呂光末，京兆段業僭位，使索嗣爲敦煌太守，張邈、宋繇說嵩距之。又構業殺嗣，業固儒生，無權畧，外迫于嵩，內惑于沮渠，男成不難殺嗣，以謝嵩，然已使之而已，殺之何以令下乎？嵩據敦煌之明年，業卽見弒于沮渠。蒙遜當日固知其氣盡矣。嵩遣舍人奉表詣闕，云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忠義憤發，慨然有慕于召陵，城濮之師，誠謂涼州世順張氏先業，可指日而復也。遷都酒泉，兵戈歲動，禿髮儂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漸廣，河西十郡，其猶左衽乎？不得已而著述，志槐樹大酒，容諸賦以寄情，僻陋遐方，立功非所，大業未成，而年將頽暮，誅妻誡子，不忘道德，終其身一文學之士，循良之長而已。敢曰興王千里哉！子歆繼嵩，嚴刑煩役，張顯汜稱苦諫，不納，好戰而敗，身死蓼泉，父不能爲齊桓，晉文，子反爲宋襄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偃霸王之事。談何容易哉。髡妻尹氏。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馬元正。元正卒。爲髡繼室。自恨再醮。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于已生。贊髡創業。西川有李尹王燉煌之嘑。歆謀襲張掖。尹氏立止。不聽。遂敗死。其賢識過陳嬰之母。無如子壯罔何也。宋繇爲髡同母弟。佐髡開國。受顧命。相孺子。國亡不死。臣于蒙遜。與宋承之。背李恂等耳。歆子重耳奔江左。後仕魏。子孫歷周隋。封公。竟啓唐室。世德不及公。劉卜年長于秦仲。河右二十四年。竟與汧渭岐邠並美。廢興亦各有天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大溥論正

乞伏滅南涼

晉安帝義熙六年，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祐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於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

傉檀伐蒙遜
大敗請和蒙
遜許之

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於蒙遜。僭檀懼遣司隸
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
至胡阮。迺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
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僭檀畏蒙
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
農成公緒守姑臧。僭檀纔出城。魏安人侯謙等閉門
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
大將軍。謙自稱涼州刺史。降于蒙遜。

僭檀遷于樂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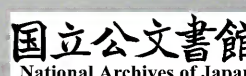
侯謙等推集據姑臧

蘇姑臧

以子為

僭檀欲復伐蒙遜孟愷諫不從

七年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
之。以其弟挈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
三旬不克。南涼王僭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南涼
王僭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
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僭檀不從。五道俱進。
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
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
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
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損棄資財。非
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僭檀敗走。蒙遜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圍樂都。僭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僭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爲廣武太守。蒙遜復代南涼。僭檀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

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僭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

文支降蒙遜

僭檀欲討

其汗乙弗等

孟愷諫不

從

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僭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日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群臣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僭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

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

虎臺大破弗

熾襲勸熾

襲樂都

虎臺不聽尉
肅孟愷言而
城潰

晉入樂都
皮追僣

僣克紇勃洛
茲陰利鹿隨

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僣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亶。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於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儁檀。儁檀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乞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眾多逃還。儁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僣

傳檀不去

傳檀歸于熾

賢政固守
豐聞傳檀
南乃降

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
 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
 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
 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
 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
 而死遂歸於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傳檀謂利鹿曰吾
 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
 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
 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傳檀歎曰知人固
 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
 卿一人而已傳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浩
 亶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
 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
 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
 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
 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
 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
 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

熾磐燒死僇

乎。聞僇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僇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熾磐以僇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銓敘，歲餘熾磐使人鳩僇檀左右請解之。僇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謚曰景王。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僇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昔犇、河西王蒙遜，从之。又犇魏。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南涼禿髮僇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故地。虎臺陰許

虎臺與妹謀許熾磐事洩死

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讐，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弒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千餘人。

張溥曰：前涼張軌據涼州歷九世七十有六載。

而苻堅滅之。後涼呂光據姑臧。歷三世。十有三載。而姚興滅之。西涼李暠據河右。歷二世。二十有載。而沮渠蒙遜滅之。南涼秃髮據廣武。歷三世。十有九載。而乞伏熾磐滅之。北涼沮渠據張掖。歷二世。三十有九載。而魏滅之。軌之興也。繇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至天錫降于苻氏。其地尋爲呂光所據。光都姑臧。後以郭騰言。讖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及呂隆降姚興。地始三分。有西南北之號。然呂光臣于堅者也。段業臣于光者也。沮渠蒙遜李暠又臣于業者也。光叛堅。業亦叛光。蒙遜與暠從而效之。暠知尊晉。史無貶辭。蒙遜殺業。直斥爲弑。上下之防嚴矣。秃髮烏孤則鮮卑別種。遠祖匹孤。自塞北遷河西。稱雄強久。光初王時。烏孤卽辭其爵。旣取金城。遂爲南涼。傳弟利鹿孤。僭檀檀威邊塞。抗衡大國。蒙遜熾磐咸服從。委質其強能臣人。非臣于人而叛者也。僭檀自晉安帝元興初。稱涼王。徙樂都。歲與沮渠構兵。唾契

汗乙弗等部叛。更親興討。熾磐乘虛襲之。樂都城潰。容身無所。歸于西秦。遇鳩死。當僂檀之數。攻南涼也。惟怒蒙遜。不知諸部之叛。既破乙弗。不知西秦之襲。所敵在此。所禍在彼。常勝之兵。忽喪其家。楚靈黷武。身死乾谿。自古喪亡者。其國豈盡弱小哉。苻堅寇晉而敗。翟斌叛之。命慕容垂討斌。而垂叛。命姚萇討垂。而萇又叛。苻氏遂亡。得勢之君。敵皆我役也。失勢之君。役皆我敵也。苻堅肥水。僂檀乙弗。咸以驕斃。勝亦何可恃也。晉隆安中。乞伏乾歸困于姚興。奔南涼。以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遇執利鹿孤。命殺之。僂檀以魏武善關羽。秦昭恕頃襄爲言。乃赦之。無何。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今南涼窮厄。固熾磐報德之日也。然夫差能容句踐。句踐必殺夫差。出反勢極。寧有生存者乎。西涼之亡。尹太后守義。蒙遜不敢殺。南涼亡。僂檀女爲熾磐后。謀復讐而死。強虜無繼絕之仁。婦人懷宗國之志。其亦人心之不滅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一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魑尼寅邀蒙遜於浩疊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圻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眾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

蒙遜擊斬乞伏魑尼寅禽圻斐等

熾磐禽沮渠漢平

蒙遜與熾磐
和親

磬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爲熾磐所禽

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澠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爲太子秋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圍成俘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蒨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蒨善等於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冬十月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擒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群臣曰今

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識曰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畧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

戶于枹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秋八月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

冬十月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曠岷山曇
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
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
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
於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
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
而去

熾磐卒暮末
即位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還枹罕秋八月秦王熾磐
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人貢於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
改元永弘六月葬秦文昭王於武平陵廟號太祖
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
將軍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
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鎮北將軍涼州牧鎮
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于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
征南將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
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
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饑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竒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旣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蜀、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秦末信之，公伐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

莫者幼春狹
西秦

未使段暉
擊破沒利

子曠世子
秦慕

才不許

暮末請迎于
魏

暮末殺郭恒

四秦故地皆
入于吐谷渾

毗止暮末
內徙

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開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春據源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春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瑣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七年，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納闐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王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十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

事廣寧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氏主楊難當難當遣將軍符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遣號鎮國將軍秦畧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八月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眾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

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與櫬出降并沮

渠與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眾唱大義以殄寇讐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夏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暮末降夏

焦楷欲唱大義父遺病卒乃奔河西

楷連定殺暮末等

張洸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夏五月秦王乞伏熾
磐卒世子暮末立六月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冬
涼復攻秦六年夏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
涼世子興國七年冬秦遷保南安八年春夏滅
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暮末在位三年歲苦戰
爭竟遭赤族窮困極矣魏書云暮末政刑酷濫
內外崩離若誅辛進五族剗殺叔父什寅及白
養去列皆其淫戮之大者足以喪軀綱目又書
其國災異者二日食至星晝見地震草反不雨
九月亡徵亟見逾年而滅要其始難則涼王沮
渠蒙遜也熾磐方死蒙遜乘喪來伐狡吏無親
固未可責之以禮然徼危迫險朝盟夕變其誰
堪之沮渠成都爲秦所執熾磐遺命歸之暮末
從其言蒙遜許和今暮末執興國若縱之還蒙
遜必深見德可以息兵乃怒不聽贖結怨河西
豈得策乎秦懼涼逼請迎于魏焚城邑燬寶器
而出至高田谷赫連定發兵逆拒遂保南安魏
遣使來迎又不往定圍之急出降遇誅始也涼

可以和不。不和。既也。國可以守而不守。身一播
蕩。司命在人。或夏或魏。惟所生死。天下未有國
君棄社稷。歷問關。猶欲中立。保無恙者也。禿髮
儁檀與蒙遜。搆兵不已。羣部叛之。自恃其強。出
征乙弗。熾盤乘虛襲破樂都。儁檀歸熾盤。未幾
鳩死。儁檀所惡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于乞
伏熾盤。幕末所畏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于
赫連定。事變忽來。烏可測也。儁檀亡于好戰。幕
未亡于懼敵。其速死也。皆歸輕于越境。暗于託
身。春秋悲紀侯。大去其國。南涼西秦。蓋蹈之矣。
儁檀窮。犇獨陰。利鹿隨之。尉賢政則固守。浩疊
不下。聞儁檀之左。南乃降。西秦亡矣。焦楷猶勸
其父遺劄。大義殄寇讐。遺病卒。乃犇河西。國家
顛覆。忠臣乃見。顧其時。則無爲矣。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

宋 建安表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南燕王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

白殺慕容
慕容備
呼延
公孫氏

逃十卷
段氏生子

超陽狂行乞
惟符紹異之

超與宗正謙
逃歸南燕

超以金刀獻
備德

備德欲以超
為嗣

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犇涼，及呂降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秋九月

備德卒爲十
餘棺瘞山谷
超卽帝位

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
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
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群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
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
篤瞋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
德開目領之乃立超爲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爲十
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卽皇帝位大赦
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楊
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
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封嵩爲尚書左僕射癸
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
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
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
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
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
社稷所賴宏外戚望懿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
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

使慕容鍾
宏出藩公
孫五樓內輔
孚諫不從

超猜虐遊畋
封孚韓諄屢
諫不聽

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
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王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孚
韓諄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王
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謂孚
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
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秋九月南燕

公孫五樓欲擅朝權潛北地王鍾於南燕王超請誅
之南燕王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犇喪超遣使讓之

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
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

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
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

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
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

融犇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
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犇魏封融

與群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

法與鍾
謀反
殺慕容統
等及封嵩

六宏慕容法
慕容鍾慕容容
慕容鍾慕容容
始奔齊

超變更舊制

封孚卒

超母妻在秦
張華請超屈
禮求之

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犇梁父，範并將其眾攻梁父，克之。法出犇魏，凝出犇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犇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凝為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轆之法。眾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符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丁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群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符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於秦，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主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

趙獻太樂伎
興還其思妻

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冬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官迎於馬耳關。

成公綏言災
其超黜五樓
成復用之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水，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趙悅李宣詔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群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

趙議掠晉人
伎韓諱諫
聽

慕容興宗等
大掠宿豫間
男女二千五百
付大樂

趙封斛穀提
等為公慕容
鎮諫不聽

王儼諂事五
樓得左丞

劉裕表伐南
燕惟孟昶謝
裕臧熹勸之

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讐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荅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昶已已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

裕料起必不
能守險清野

公孫五樓陳
三策起從下
策賀賴盧慕
容鎮諫不從

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
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
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
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
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
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
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
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
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
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
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
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
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
峴。以精騎躡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
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
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
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

裕過大峴見燕兵不出而

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臣復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胸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

明藩請以奇兵間道取城

裕大敗燕兵超遁還廣固

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胸南日向晏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胸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

慕容鎮請超
決戰為慕容
惠所阻遂乞
歸于秦

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二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群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三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

趙請割大峴以南為藩臣
裕不許

與遣使告
裕大言距

姚興追姚疆
兵還韓範嘆
燕必滅

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疆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疆兵還長安。韓範

張俊來降說
用韓範以
招燕

王蒲勸範奔
秦不從

段宏奔裕

張光勸超出
降起殺之

董銑勸超降
起囚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
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
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
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
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
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
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
以範弟諱盡忠無二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
犇於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綱毋於
城上支解之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
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
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
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埋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
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
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
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
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

悅壽納晉師
超出走被獲

裕欲阮廣固
韓範正諫

超斬於建康

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白若，一無所言，惟以毋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群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

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中張溥曰慕容德。皝之少子也。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苻堅篡立時。苻雙苻柳構難。德勸慕容暉乘釁討堅。不從。燕亡。入秦。堅敗于晉。德說暉圖興復。又不納。乃從慕容垂贊中興。討慕容永。永有功。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兄弟之際。相知何深也。垂立太子。後段后以寶麟爲憂。告其妹季妃曰。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必主燕祚。后知德又深于垂。德之當興也。微夢日之祥。三臺之謠。人且信之矣。寶亂奔亡。羣臣勸德卽尊號。謝之。旣徙滑臺。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設不謀。羣下竟行其志。出寶于顛沛之中。扞圉反旆。光復社稷。以叔父之親。述先王之事。其功豈僅晉鄭輔周。梁王衛漢哉。慕容鍾張華勸進。德遽忘臣節。不出迎寶。遂至君弑國分。後雖決策潘聰。進據廣固。恐南燕之主。無以對趙思。服辟閭渾也。慕容超。德兄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海王納之子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
誅之。納妻段氏方娠。呼延平挈之逃羌中。而生
超。觀其陽狂秦市。金刀復還。卽慕容翰乞食于
宇文拓。跋珪寄身于賀訥。流離屯晦。亦無以加。
德子俱喪。立超爲嗣。誠天命非人力。卽位以後。
猜過日彰。公孫五樓用事。慕容鍾。段宏等離叛。
豈行事真桀紂哉。所云身長八尺。腰帶九圍。適
冠玉而糠覈耳。劉裕師來。縱人大峴。其愚倍成。
安君不守井陘之關。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是
桀紂之不足。又甚而爲劉璋也。德初迎超。至夢
魃命其早立。超爲太子。德感先帝神明。下書不
敢後意者。其妖夢歟。不然。何亡之暴也。慕容垂
興燕。子高陽王隆。遼西王農最賢。不立而立寶。
國遂大亂。德無子。勢必立超。且有賢名風表。何
可廢也。是故立寶。垂過也。立超。非德過也。張光
董銑勸超降。怒不許。卒斬建康。雖無姚泓啣璧
之辱。不免王始朕崩之誚。死固鴻毛耳。然慕容
氏廢興離合凡四。至超而告究。其數盡矣。賢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
慕容盛尚殞于暮夜之戎。超亦何能獨長久哉。

信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洗宣。湛。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為公。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姜紀勸姚弼
結與左右求
入朝

郭播請使弼
出鎮與不從

弼惡死姚文
宗

梁喜任謙尹
昭請與損弼
威權

竇溫王弼密
疏勸興立弼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與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群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奏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

姚裕以弼逆
狀告諸兄

姚懿等欲討
弼與免弼還
第乃罷兵

潛聚眾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洗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謀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與疾疹，見群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洗謀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夔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於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早宜裁決。」興默然。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

弼譖姚宣下
獄

尹昭言彌不
宜握疆兵在
外興不從

彌聚兵于第
收其黨唐盛
孫玄等殺之
泓固請免彌

崔浩料熒惑
必入秦

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彌將
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
疆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
陛下之謂也。興不從。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
彌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彌黨唐盛、孫玄
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
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
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側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
歛曼、嵬與之謀。囚彌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
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彌如初。無忿恨之色。魏太史
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
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
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
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
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
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眾皆
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
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
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尹冲謀殺泓
賴宮臣止泓
出迎而免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冲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冲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冲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欽曼蒐收彌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卽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欽曼蒐胡翼

姚愔等作亂
姚和都擊敗
之

典賜弼死

晉 尹冲尹泓奔

典卒泓誅姚
情呂隆尹元
等乃即位

劉裕伐秦

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情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情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情等大敗，情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犇雍、尹冲及弟泓來犇，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欽、曼、鬼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情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脩敬山陵，詔許之。秋八月，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
懷慎懷敬之弟也。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史檀祗自廣陵帥眾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爲從事，史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歎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

王鎮惡檀道濟所向皆捷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
降太尉裕拔爲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
兖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檀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
公紹言於秦王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
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
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
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
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
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
郿。今關津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
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
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
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
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
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
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
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
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
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王嗣聞之，遣

師 裕遜辭謝魏

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脩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於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司馬休之等，犇秦，事見劉

晉 裕纂 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

趙玄請姚洗
固守金墉姚
禹等阻之

趙玄蹇鑿死
義

姚禹奔道濟
洗亦出降

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
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
姚禹陰與檀道濟通至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
嫉玄言於洗曰殿下以英武之畧受任方面今嬰城
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洗以爲然乃遣趙玄將兵
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戡鞏城玄泣
謂洗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
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臯虎牢皆
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犇還龍驤司
馬榮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
地大呼玄司馬蹇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
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
踰城犇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洗出降道濟
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
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擇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
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没不敢進已
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
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

姚懿謀作亂
張敞左雅諫
皆殺之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
州事。戊洛陽。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王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復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王親

郭純姚紹等
執懿誅孫暢
等

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姜紀說恢襲
京師不從

十三年春正月，春王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韓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萇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雋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眾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

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爲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二月，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弼犇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爲姚成都所敗。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執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

沈林子請道
濟以鎮惡合
秦庫關

沈林子襲斬姚鶯擊敗姚

泓求救於趙

崔浩請魏主嗣假劉裕水道

姚鶯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鶯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鶯營斬鶯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昂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王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群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

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碣磔。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勝，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

皆兵欲還沈
林子怒爭乃
止

鎮惡說弘農
百姓送義租

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畧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昨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牝。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牝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齋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犇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人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太尉裕曰。紹氣

朱超石斬阿薄干擊破魏兵

魏王嗣恨不用崔浩言
沈林子擊斬姚洽姚墨蠡唐小方

道
鑑
紀
事
卷
一
百
三
十
三

姚紹卒

林子擊破姚讚

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太尉裕至閬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灞上初裕

沈曰子大敗秦兵泓奔還灞上

鎮惡使毛德
祖擊殺姚彊
走姚難

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之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犇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灊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犇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灊東。泓屯逍遙園，鎮惡沂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旣登，謂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

鎮惡身先士卒大破姚至姚湛等皆死

姚讚兵潰

姚佛念死義

鎮惡盜秦府庫劉裕不問

姚璞尹昭姚讚來降裕皆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八
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至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不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湛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

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

裕議遷都王仲德止之

赫連勃勃謀取關中

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犇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

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一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怔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

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

裕使義真鎮秦以王修沈田子德祖名之

隴上流戶知裕無西路意

晉失望

裕令田子

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畧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鬪之使為亂也

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鄙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泣
止劉裕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夏

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玄畧。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瓚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爲後繼。

王買德進取
關中之策于
勃勃

田子誘殺鎮惡王修執田子斬之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犇

傳弘之火破赫連瓚

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黃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傳弘之大破赫連瓚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之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菴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爲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三十三
徐州刺史劉義隆爲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
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
爲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
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爲南蠻校尉張邵爲司馬
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爲長史北徐州從事王
華爲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爲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
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
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
慶爲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

義真使劉乞
等殺王修

關中郡縣降
夏勃勃進據
咸陽

二州刺史冬十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
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
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
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旣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
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
連瓚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
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
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
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

裕召義真東歸赫連瓚追之傳弘之刷恩毛修之皆被擒

傳弘之死
朱齡石奔潼關

段宏束義真于背而歸

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犇夏，赫連瓚帥眾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乘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崩，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恐，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犇潼關，勃勃入長安。

勃勃入長安

朱超石王敬先劉欽之首
巧勃勃所殺

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
 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為都官
 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
 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
 攻敬先壘斷其水道眾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
 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
 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
 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
 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
 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
 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
 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
 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朱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
 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懼服大
 威為將來之虜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
 心或益生邊患况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
 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
 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群盜攻沒諸縣皆由困

肅欲北伐知
義真得免乃
止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三 二二六
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隕，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真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爲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爲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張溥曰：晉書稱姚興取汾絳，陷許洛，款借燕藩，僞蜀夷隴，右靜河西，霸功猶楚莊秦穆。又云委梁都於禿髮，授朔方于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興者詳矣。至王師下長安，凶嗣降軹道，姚氏速亡，人心咸快。然觀姚泓行事，固非亂主也。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尊敬師傅，懲戒嚴酷，劉厥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將請廣首級，謝不許。弟弼謀奪嫡，恩撫如初。姚紹爲弼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亡，姚萇之惡累之也。萇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
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冉閔滅石氏。弋仲戒令諸子歸晉。竭盡臣節。子襄來降。殷浩激之使叛。後爲苻堅所殺。萇卽臣堅。乘危弑之。其罪有三。父命仕晉。背之從亂。一也。兄死于堅。覲顏事讐。二也。旣委質于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萇負三罪。竟享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苻登。僭稱帝者二十二年。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縱苻堅入夢。鬼兵刺血。烏足償厥愆哉。姚泓仁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懿姚恢先叛。姚紹等戰死。遂泥首獻闕。斬于建康。自古強大之國。其亡也。或以暴君。或以弱主。爲桀紂而亡者。病在暴。爲赧獻而亡者。病在弱。然赧獻之亡。反速于桀紂。國力坐訕。而君威下移也。後秦之興。雄于諸邦。使一剛決善戰。如石虎其人者。守之。卽無道。尚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則何能乎。兵交立潰。帥至卽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泓。名爲守文。寔則速斃。益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卽子孫中主。尚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
康永和之間。庾亮庾翼褚裒殷浩諸臣。歷謀興復。功雖不遂。魯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溫敗秦兵于藍田。三輔郡縣。喜觀官軍。不渡灞水。王猛譏之。薛珍勸溫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望。王師久矣。劉裕耻江沱之宴安。清百年之腥穢。亦物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畧。流尸歎息。父老流涕。觀秦隴悲裕之去。足知其喜裕之來。惜裕不以義終也。
卷之一百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赫連據朔方

晉安帝義熙三年。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犇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安遠將。

劉勃勃奔秦
沒奕干以女
妻之
姚邕請興遠
勃勃不從



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
 眾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
 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命上慢御眾殘貪猾不仁
 輕為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
 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
 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王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
 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
 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柔然可
 汗社崙獻馬八千匹於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
 其眾三萬餘人偽改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并
 其眾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
 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
初魏王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止狄干而絕其昏於是秦魏有隙秦王興遣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使魏魏王珪自將大軍擊之敗狄伯支及趙騎校尉唐小方等
 冬十月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眾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
 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
 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
 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

勃勃斬楊丕
 姚石生等

勃勃不都高
平而侵掠嶺
北

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
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
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
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
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
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
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十一月勃
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

勃 秋七月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
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
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
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
守宰以撫之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
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冲至嶺北謀還襲
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醜殺伯支以滅口 夏四月
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

狄伯支不從
亂姚冲醜殺
之

勃勃敗姚興
禽姚榆生

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
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
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鑿興一動眾
心骸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
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為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
宗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
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
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拔州

六年春二月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
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
攻拔定陽阮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
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處之湟山及陳倉勃勃寇隴
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畧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
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
川不及而還

勃勃使鹿奕
干追斬姚詳

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犇
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追斬之盡俘其眾勃
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眾四

王買德奔夏

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
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
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
為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
詳弗及遂屯杏城

八年冬十月秦王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
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
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
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
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勃勃命叱干
阿利築統萬
城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此干阿利
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城都於朔方水
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
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
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
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
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鈿龍虎之屬飾
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

勃勃改姓赫連氏

勃勃拔杏城執姚達

姚弼禽赫連建

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十一年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達阮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秋九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勃勃殺姚軍都姚良子以子昌鎮陰密
姚恢奔長安
姚謙胡儼等降夏
姚謙奔長安

十二年春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夏六月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高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犇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謙于雍城謙委鎮犇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

胡儼殺羊苟
兒等復降秦
姚紹擊破勃
勃

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歛曼嵬擊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泚陽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却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瓚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

十四年夏，赫連瓚至渭，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殺王鎮惡，王脩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傅弘之大破慕容瓚，夏兵乃退。劉義真召外軍入長安，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鎮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瓚帥衆追之，傅弘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故得免。長安百姓逐

朱齡石齡石犇潼關勃勃入長安。五事并見劉裕滅後秦夏王勃勃築壇於灊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群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爲吾患魏與我風俗畧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瓚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真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群臣近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張溥曰魏司馬昭之使鄧艾鍾會伐蜀也蜀亡而鍾會作亂鄧艾檻車就徵姜維爲會謀王事將成矣敗于胡烈亂軍殺會衛瓘亦襲殺艾晉劉裕之滅後秦也王鎮惡沈田子功最多裕方東還田子矯殺鎮惡王脩討田子斬之劉義真又殺脩夏王勃勃遂陷長安會謀間艾欲舉大

事田子殺鎮惡。憾止爭功。魏不失蜀。晉失關中者。何也。魏與吳蜀三分天下。蜀入于魏。吳不能乘。即使姜維計行。鍾會無死。司馬昭出大師來爭。蜀未必爲兩人有也。後秦鄰于魏。夏裕入洛陽時。崔浩知其克秦而歸。地終爲魏有。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王買德卽勸勃勃圖秦。強敵逼介幼子鎮守。又不能推誠大將。鬪之使亂。夏口窺間而攬。直委之矣。司馬昭克蜀則篡魏。劉裕克關中則篡晉。然令鍾會亂成。魏不得蜀。昭傳子炎。必不敢篡。懼有兩大國在也。劉裕得關中。其子失之。不害其篡者。關中之有無。非東晉之所急也。裕旣滅秦。設留長安。經畧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裕伐秦而出。篡晉而歸。非獨晉人知其篡也。魏與夏皆知之。鎮惡田子將帥相殺。上將有篡者。下必有爭者。其互殺無怪也。夫沈王交爭。關中必危。關中危。義真必死。裕豈不



圖說

武王交年關中必爭關中必爭其必爭者豈不
難上流亦難昔不心自年者其正難無到也夫
人喉其墓也踐與夏皆朕之遊惡田于深淵林
急許而不購也故外秦而出慕晉而觀非難晉
而兼踐難矣與其不許晉也寧失關中是以
秦晉之淵圖其深許并然秦之自喉殺矣夏也
洎急也秦則然秦姑留其安惡畧西此也一
其子夫之不害其墓秦關中之有無非與晉之
于炎必不難墓對百兩大國也豈秦許關中

